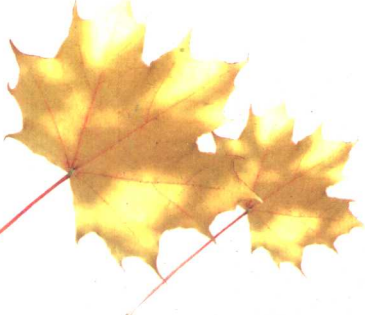
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

又是风起的时候

YOUSHI FENG QI DE SHI HOU

有些事本身我们无法控制，
只好控制自己。

.....

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。
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，
比错误更大的错误，所以不要后悔。

.....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又是风起的时候了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曹又方(1940—)

- 幸福 2
一株不知名的树 9

杨 牧(1940—)

- 昨日以前的星光 17
又是风起的时候了 21
绿湖的风暴 26
山窗下 31

张 晋 华(1939—)

- 沉船的人 35
只缘身在此山中 41
木棉花开的路 60

王 尚 义(1936—1936)

- 超人的悲剧 65
孤星 71

保 怀 硕(1941—)

- 域外怀古 74

陈 映 真(1937—)

- 关怀的人生观 79

试论陈映真	85
张 健(1939—)	
野鹤的白羽	97
欧阳子(1939—)	
灰衣妇人的来访	101
林锡嘉(1939—)	
玻璃峡谷	108
李 蓝(1939—)	
那一点点蚀去的岁月	111
赵 云(1933—)	
英雄	121
悲剧	127
章 江(1933—)	
庭前有莲	135
邵 闻(1934—)	
鸟族·鸟伴	142
陈冠学(1934—)	
田园之秋	150
李 敖(1935—)	
佞佛、毁佛、欢喜佛	155
不拍马屁的自由	162
讲理与讲礼	164
中国式好人	166

目 录

尉天聰(1935—)

众神 173

金耀基(1935—)

重访海德堡 178

曹又方

一九四〇年生，本名曹履铭，辽宁岫岩人，世界新坟毕业，早年用苏玄玄的笔名写小说成名，后毁弃不用，近年改曹又方，创作了许我散文，出版散文《爱的妙方》《随缘小记》，小说《爱的变貌》《绵缠》《天使不做爱》《美国月亮》等十余部。

幸 福

早晨起来写了四封信，无论是公事私事，信尾居然都写着“幸福”祝词，如果说只是习惯，却也不尽然，心里还是相当认真殷切的。就想起，每回选节庆、生日的卡片，不知不觉也是选些书有“幸福”字义的，哪管即使用了空白卡片，写上去的还是一样。

虽然不做生日，生日后两天，一个巴西少女还是关了我一大本猫书，册页上工整地写说：“祝你幸福、健康、和平。”倒教我小看她了！也因此这深昨吾心的祝福便深深地嵌植在我心穿，好受用。

前面这段，是为了后面要提到的一些事情，而先加上的一顶帽子，当然也为着好收尾的缘故，大概，这样就叫做文吧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天无端地在半夜醒来，一些不相干的往事突然浮现心头，原以炒再睡一觉醒来就忘记了。想不到，自昼里，又景象鲜明地浮现了好几次，以致于强烈到有记下来的愿望。

那年我二十出头，从台南来台北念新闻学校，住在姐姐在永和一座小楼的家中，我那结婚多年的姐姐突然开始打起牌来，我们家的生活一直过得十分清简，因此，那是我生平第一镒

有机会看见麻将牌的长相，那呈长方形的小硬块，令我感到新鲜、滑稽又迷惑，隐隐地也觉得它有着神秘莫解的魅力。

带着初学的新鲜劲儿迷上牌戏的姐姐，时而在家中的不客厅里摆上一桌牌，偶尔也上邻家于外四圈、八圈，没事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凑热闹，一向不喜欢串门了的我，倒是藉着这份因缘，无意中瞥见了邻人的生活内容，因而，认识了一些我原本是无感的人。

邻居里，有一位杨太太，中等个头儿，眉眼细细的，不化妆，皮肤十分白晰，老是穿着一身从上吊起的长裤和件花绸衫，足登绣花鞋，显得老派又平凡，全然引不起当时只知崇拜明艳抢眼的一分美丽的我的丝毫兴趣，只是觉得她说起话来嗓音尖尖软软的，一口带着上海腔的国语，生出几分娇气来。

一天早晨，姐姐埋怨道：“我最不喜欢去杨太太家打牌了！他们家里的那条大狗，老是爱乱舔客人的标，他们也不管管，真是恶心！”

吃完午饭，姐姐还是准时在一点钟去了杨家，我也不记得，那天是不是有企么呈怀去到杨家找姐姐，或是单纯去看热闹，反正我可确定的不是为着去看条大毛狗喝客人的茶水就是了：如果是头猫的话倒是不成疑问会成为我的造访的理由的。

杨家的房子和姐姐家里是一个式样，那种在永和最常见到的双层小楼，前后留着院落，大红漆大门上还嵌着几条白线的那种，杨家的客厅一副小丸人家的模样儿，平凡得一如杨太太的人，只记得壁上悬着当时不知为什么曾流行起来的好种丝绒的挂毯，却也不记得绘的是驼队，还是女奴汲水图了。

客室里，触鼻的狗味，倒蝗理我找寻那头惹人嫌、被惯坏了的大毛狗来，可巧，那天这还很安分地挨着坐在牌桌上的杨太太的椅子腿儿趴在那儿，两只被长遮去的黑眼珠儿，只有在头颅抖动摇晃挡儿地偶尔一现，如果不是预行见有关它的恶评，这种傻相的狗倒是我一直最喜欢的一种，经常在马路巷子里碰见这种狗的时候，我总要跺脚并且大喊一声，以吓上它们一跳为乐。

那时候，我对麻将仍然是一窍不通的，除了万子以外，四以上的筒子、条子要慢慢数才成，六条、九条在我盾来是一样的，至于那些东西南北风，红中、发财就更出奇莫名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真不明白，即看不懂麻将，年轻气傲的我，当时怎会在那群我全然不感兴趣的人里面呢？也许，叭一的解释便是纵然是平凡的生活品抽，但是令我感到一种活生生的真实感。

姐姐的批邻居妇人，比起电视影片《我爱露西》里的那对女人，要温柔敦厚许多，在观赏聆听她闪评议某些不在场的人，所持的语气，措词和表情，往往在一些细琐的小小故事堆砌下，那些原本平朴无奇的人和的事都变得生趣盎然起来。

还记得住在姐姐紧隔壁的一位太太，人长得挺漂亮的，人人都说她很像当时膺对商品展小姐又当上演员的毛冰如，听说她和巷子另一家太太，原是她好友的一个儿子居然发生了情缘，牌桌上这种事自然是会当成议文化主题的。

在记忆里留存得十分真切的是她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小丹丹，一个叫翠翠，她们俩的房间和我的外甥男和外甥女只有数尺之隔，夏夜大多开了窗子透气，隔窗可以相望，还记得两个刁

蛮美丽的小丫头对着窗子叫骂：“羞羞羞，男生和女生睡在一间房子。”当时听了虽觉好玩，心里不免也抱歉据了一间原该属于晚辈的房间。

还有一个女人，也在记忆里鲜活着，她的名字叫艳娟，似乎有着一个做员的丈夫，她很家时髦、漂亮，大概在金钱上也是十分裕的，每回看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香喷喷的，我总愿意多看她几眼，那时，我有个在台大念书的男朋友，老是喜欢跳舞的艳娟介绍给他的同学做舞会里的女伴，她每回都大大方主地去，开开心心地回来之后，总会买点牛肉干巧克力请大家，有时也会请大家去看场电影、吃碗冰、喝杯咖啡做人情，当然，她也享受可以任意花钱的大方阔绰的乐趣。

艳娟一直没有孩子，最后她终于听取大伙的建议，领养了一个小孩，以稳定她的婚姻和解除精神上的无凭，但是在领养小孩的第二年，她却生下了自己的小孩，这亲子和养子之间的区别和挣扎，在一个平凡妇人的生活里所造成的影响，我也只能想象，而不知真情了。

还记得个时候我很家听古黄唱片，姐姐说真令她头痛，问题出在交响乐，声量小了，低音部分就全然消失，要顾全低音，往往一下子强撼起来，我的心弦也跟着昆张惧撼起来，倒是有一天在附近小街小遇到了一个眼熟的男人，进朝我点头微笑，又说：“我常偷听你主物好听的音乐。”后来向姐姐印证了一下，果然如了我的臆测，这人便是与隔壁太太发生情缘的个邻居太太的长子，俞听我的音乐，自然是在隔壁太太家了，他倒是认真的、坦率的，并不是偷情！

在搬离永和那个世界好多年之后，依稀听姐姐提起隔壁那位太太的丈夫去世了，她果然与邻居的儿子结了婚，但是，这桩千辛万苦的老少配苦恋，确如了大多早先下的公论，终了两人还是散了局，我不禁要同情着这位美丽邻妇的一生，可以说是为情所苦和折磨够了。显然，属于她一生的戏剧尚未终局，但是，算来现在却该轮到她女儿丹丹、翠翠好红上场的世代了。

至于细细眉眼、白白皮肤的杨太太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神奇地浮现在我海外午夜回的记忆里，耳际仿佛响起了她吴侬软语；也看见了寻头被宠坏的大狗；还有一双儿女杨小弟和杨小妹，听说一直受着恹恹的杨太太的温柔的苛待，当然，他们家是没有什壮烈的革命，因为，杨先生率先就是一个被驯服的男人。

那天在他们家看打牌，他穿着洁净的白色短袖衬衫，下班回家，一脸写着标准公务员和丈夫，脱去衬衣，露出里面那圆领带袖的棉质汗，然是久洗长用，上面星散着向处白线缝被过的小疙瘩，以及新近又开来的小圆洞，但却有着一一种绵软舒贴的天长地久、风平浪静的家居风情，传说是不错的，他真的和奶宝爱的他的太太，爱屋及乌地为大家添茶倒水，众太太频说不用了，直说大热天，没有喝热茶的必要，但是却始终没有人敢说被大毛狗舔过的茶杯，谁还敢喝？

杨太太蛋毛只要皱一下，先生就会过来嘘寒问暖，绕指柔的力量是不呆轻估的，虽然说是胆小谨慎的女人。却也自有她强蛮任性之处，但是股神奇的令人慑服的力量，不能不说是最

高妙的政治、社会、生理、心理学运用吧！

自然，打起牌来，杨太太便是那种令人嫌恶的胡小胡的那种人，心不怀大志，自然很容易居功，小胡也颇能令她开心满足，甚至还带着一种让人生不起气来的天真笑容，没有人会变成她的敌人的。

虽然小胡未必就是杨太太精于盘算、悭吝性格的表现，她也并不是样不通人情，而是很中国人的那种省自家的人，但是，无疑的她即是标准的准的种可以积沙成塔的人，杨家的经济大权和政策，想必是很成功地被控制在杨太太的手掌心里。

前面说过杨太太胆小，倒是还有一则说明这个的小故事，据说她每回电头发，都是先生陪着去。因为她害怕。她的那种大惊小怪的模样，透出几分稚拙，就像她上海腔的国语透出几分妖俏一样，如果她是个造作倦装的女人的话，这些年怕也早把她遗忘了吧！

胆小天真的女人，很容易给男人满足成为一个保护着的地位，他们喜欢不经心的传统教育，而张牙舞爪的女人，往往是外强中干，她们才是真正地被男人征服着践踏着呢！

这些年来，走了千山万水，居然恍然悟出属于女子的一种幸福，竟然便是杨太太式的，天知道，我所一直不肖的欲世间的幸福，确是唯一存在着的幸福，但是从小胆大群中奋战的猫，别说不会要男子陪我去上美容院，保部刈也不上了，反而经常陪男子上发馆做发型顾问，因此，我老是在信笺和卡片上所写下的“幸福”，自然已飞离我老远老远去了。

无意中写下这篇定名为“幸福”的短文，令我感到十分开心

舒畅,否则要正面去描定幸福的话,恐怕必然会结石便秘,永远不得终篇,甚且连笔都落不下去哪!

然而,有一点要声明的是,时间过去了这么些年,我开始怀疑从沉淀的记忆里,鲜明浮凸出来的,究竟有几分是真实,有几分我穿鉴附会了的?不过,对于我,他们却是无比的真实。

许许多多你觉得已然遗忘了的、不存在的、不重要的东西,剧然在我内心里活着,随时会像杨太太一样地蹦出来,给予我一种无名的感动,也让我看见了一些以前一直看不见的美。

一株不知名的树

搬了一处家，除了桌子和床一类习惯性必要的东西之外，只想拥有一棵树，这个欲望来得很自然，却十分强烈。

过去，也曾养过一些植物，从来没能照顾得好，能够养花栽树的人，大概都有常性，心情都十分平稳，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生活十分安定吧？两者我都谈不上，对于自己的未来，好像一直还有着一万种可能性的感觉，虽然，给自己喊着左右情绪而不被情绪左右的口号，但仍然一天像少女，一蚤像老妪，这花木在这种荡的心情下，自然是遭了池鱼之殃。

一生已搬了无数次家，总有一些好心人会送来两盆植物，大半都夭折了，晓得我情性的人，送来最简单易养的仙人掌，居然却又教我给用水淹死，说来像个闹剧，一盆敬活，枯槁得不成模样。

于是就有外国朋友调侃我道：“你根本不爱你的植物，我们却是非常爱我们的植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都跟它们说话。”

我实在无颜去辩驳那“与植物说情话”一说，因为植物没养好，甚至死了，是事实。

美国生活，似乎家家都少不了养着几盆漂亮的植物，许多餐室、旅邸、公司列是以摆置和吊挂植物来做主要装潢的，每